

卷十二

書名 小五義一百二十四回 光緒十六年北京文
 光樓刊本
 撰者 清 石玉崑 撰
 卷 卷十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說公案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9
 編號 D8690500

科3013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90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小五義一百二十四回 光緒十六年北京文光樓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小五義第一回



接院奉旨上任

襄陽王興心害人

詩

晨早起一爐香

謝天謝地謝三光

有賢臣扶社稷

家無逆子惱爺娘

處處田禾熟

但願人人壽命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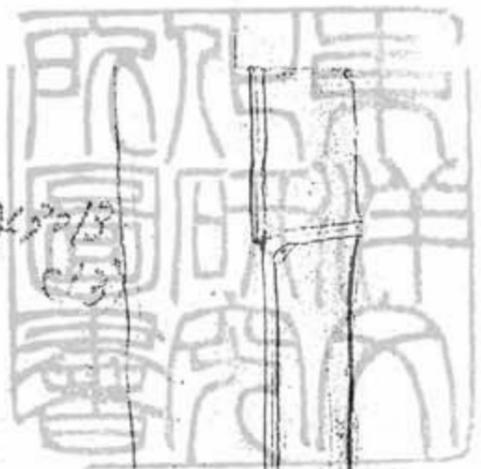
方寧靜干文息

我遇貧時亦無妨

王趙珏趙千歲乃天子之皇叔因何謀反皆因

白之冤由宋太祖乾德皇帝乃兄弟三人趙匡

第一回



小五義卷十二

第六十三回起至六十八回止

双紅堂
小説
129(13)

小五義卷十三
第六十三回武松十八回

小五義第六十三回

詩曰

城頭疊鼓聲 城下暮江清

欲向漁陽慘 時無禰正平

小爺敗走西花園內 公子助拳太湖石前

且說展國棟去到姑娘香閨秀戶以比棍為名把小姐詭
將出來先比試了几下敗走西花園內進月樣門直奔太
湖山石姑娘在後面追趕冲着太湖石嚷喝說快救兵何
在救兵何在姑娘一聽不敢前去心中暗道這孩子不是

料3013

外邊勾了人來倘若外邊勾進人來自已拋頭露臉沒穿着長大衣服就是這樣打扮漫說見男子連婦女們都不見倘若教叔上知道教說自己几句那時忘了國棟本是一個渾孩子他真許外頭勾進人來不如早上迴避爲是國棟連叫救兵回頭又叫姐上你怕了我了是好的回來我這有救兵你敢來麼從此你就永不用合我誇贊了姑娘聽他這一套話不賚的氣往上一壯又見國棟冲着太湖石叫了半天並没人答應自己忖度別教這個傻小子誑我一句話就把我嚇跑了國棟是個傻人他在外面一

嘲笑我豈不被外人恥笑這是姑娘都是驕傲的性情何況這姑娘是一身的工夫那性情未免的更顯着驕傲了自己一反身又追下國棟來了說你這孩子這個打今天不是沒挨勾哪你叫甚麼救兵你若不叫救兵我倒饒了你今天冲着你這個救兵連你代你這個救兵給我跪下我都不饒隨說隨追國棟就跑冲着太湖山石又嚷救兵何在救兵快些出來不然我要不好哎喲救兵跑了你可害苦了我了姑娘聽着喊救兵喊的緊又收住步了姑娘看太湖山石後並無一人又追追到身臨切近國棟真急了

說救兵再不出來我可要糊罵你了姑娘說今天你到不
要緊我到看上你這救兵是頂長三頭肩生六臂國棟又
說你不出來連我姐七都要罵你吃盧珍寔忍不住了本
是妝嗑睡一聽要罵可就忍不住了再聽姑娘說話又太
大了点連救兵代國棟給他跪着他都不饒本來無心與
人姑娘交手被這兩句話一擠對把盧公子的火擠對的
就發燥起來了單手提那根齊眉棍往上一抬身軀往對
面一看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追趕國棟短打扮
頭上烏雲有一塊鶯黃絹帕罩住並沒戴定花朵也沒有

釵環鑷釧穿一件玫瑰紫的小祆蕊心綠的汗巾繫腰雙
桃紅的中衣三寸窄小的金蓮一点紅猩相似粉面桃腮
十分的俊麗手中提一根齊眉木棍盧公子故意斷喝一
聲說呔甚麼人大胆敢欺負我的拜弟來來來與公子下
較量三合姑娘猛然聞見太湖山石後顯露一人小姐立
住脚步但見這位相公頭戴銀紅色武生巾銀紅色箭袖
香色的絲帶靴子襯衫俱被太湖石攬住往臉面上看粉
融融一張臉兩道細眉一雙長目皂白明分明鼻如懸胆
口賽塗朱牙排碎玉大耳重輪細腰乍臂雙肩抱擁姑娘

一瞧羞了个面紅過耳拉棍回頭就走國棟在旁邊說救
兵打打別教他跑了追打姐上你可栽了跟頭了就會
欺負我今天可教人家追跑了明日再別合我說背了姑
娘出花園回自己的香閨綉戶國棟仍是後面追來說你
敢上後花園裏去嗚姑娘回頭叫兄弟到我屋裏來我與
你講話國棟不敢進去就在院裏站着拿根棍子說我乾
在這裏等着你你幾時也給我跪下我才饒你早有了頭
接了棍進去問小姐怎麼今天大刀得了勝了姑娘說你
少說話請大刀進屋裏來你告他只管進來不是誑着打

他有話合他說國棟方敢進來說姐上你不是誑到屋裏
打我去姑娘說你只管進來我有話合你說國棟到了裏
面說姐姐甚麼事姑娘說兄弟那邊坐下國棟說甚麼事
姐姐你說罷姑娘說你我姐弟有甚麼仇恨國棟說咱們
沒有甚麼仇恨姑娘說既沒有甚麼仇恨你爲甚叫了外
人打姐姐來國棟說就爲你屢次三番打的我寔在難受
我老不能贏你故此我才找了一个助拳的他也不是外
人他是我盟兄姑娘說你我姐弟是親姐們你打了我也
不要緊我打你也不要緊誰道你竟把姐姐恨上了好兒

弟你真不錯我真疼着了你了我就是告誦爹上去我問
問爹上你是那裏約來的人我就是教爹上打你我也打
不了你說罷就哭把國棟嚇了个胆裂魂飛就與姑娘跪
下說好姐姐千萬可別教爹上知道我再也不敢了他也
明知要教他天倫知道必把他打个死去活來故此苦上
央求姐姐其寔姑娘是怕他告誦故此拿利害話把他威
嚇住就省的爹上知道了倘若員外知道數說自己一頓
是死是活叔上比不得嬌母嬌母數說一頓不要緊想着
把傻小子安置住了就得了不想外頭還有人洩漏那盧

珍雖然見着姑娘見姑娘臉一發赤回頭就跑國棟就追
盧珍那裏肯追見他們姐弟跑了把棍子一扔奔東院來
了回到屋中看韓天錦病勢已然好到八九成重勞了好
几次都由食上重勞這也知道欲点粥了看看全愈正對
看大官人與二員外在裏頭講話少刻大官人出來進了
書房盧珍站起身來說大叔那裏去來大官人說上裏邊
合你展二叔談了會子話看了會子閒書要合我着棋那
裏我有開心與他對奕不然你上裏邊去與你展二叔着
兩盤棋到也罷了盧珍說叔父既無閒心着棋難道說姪

男就有那樣開心姪男恨不得這時就到襄陽見着我天倫才好丁大爺這也就不便去了丁大爺又過來看了看天錦就見盧珍在那裏坐着忽然嗤的一聲笑了大官人問盧珍說你方才笑甚麼來着盧珍回答姪男並沒笑了大爺說莫非你有甚麼心事嗎怎們連笑你都不知道哪盧珍說姪男情是的沒笑必是叔父聽錯了大官人隨即也就說大概是我聽錯了漫上的察言觀色淨看着盧珍仍是如有所思的樣子待了半天又嗤的聲一笑大官人說這你可就不必隱瞞了有甚麼心事快講上來盧珍情

知隱瞞不住了就將拜把子見着人家姑娘一字不曾隱瞞就細述了一遍丁大爺一聽一笑問你看見這個姑娘品貌如何就把盧珍羞的是雙頰代赤一語不發就是低着頭害羞究竟總是古時年間的人這要到了如今我國大清不用叔伯父問自己就要講論講論再說是甚麼樣的英雄大官人忽然心想頂好的一門親事我何不與他們兩下裏作個媒人想罷復又到裏邊面見展二員外仍是落坐獻茶大官人說我自從到了家中這些日子未曾見着姑娘到是把甥女請過來見上一員外點頭立刻把

姑娘請到啓簾而八一看姑娘恁見得有讚爲証

了大下 觀對面 但只見 一啟簾 進來了一位姑

娘貌似天仙 艷麗無雙多俊俏 閨闈的女子穩重端

然 透出了 正色顏 綠鬢垂 珠翠鮮 麻姑髻

烏雲挽 披着个 碧玉簪 趁着那 珠兒又圓七翠

兒又鮮鮮花朵兒顫七 穿一件 對領衫 襯衫上

綉牡丹 百褶裙 遮蓋嚴 準定那 裙兒之下是丟

秀的小小金蓮 梨花貌 芙蓉面 桃蕊的腮 似把

笑含 土形正 如懸胆 配着那 耳上環 櫻桃口

真是一点 不点胭脂紅裏透鮮 兩道眉 似春山

皁白分 星眸顯 見了那了大下道了一个萬福欲

前不前了大下看見了甥女小霞方與展二員外說道姑

娘幾載不見長成人了二員外道姑娘你也不認的你大

舅了罷姑娘回答不識認了深七道了一个萬福歸後去

了大官人復又問姑娘可曾許配人家展二員外說我哥

哥的遺言六件事全方才許配差一件事不給故此耽誤

了大下問那六件事回答一要世代簪纓之後二要人口

單淨三要文才四要武技五要品貌端方六要本人有官

丁大卍說我作個媒人就是盧珍可稱世代簪纓家裏就是三口人文才武技你是問過的品貌你是瞧見了這一到襄陽跟着大人拿王卍回來何愁無有官作展二老翁一聽喜之不盡說大弟我見面就有意可不知定過姻親沒有今天大弟一提焉有不愿意之理就此定妥了大翁身邊代定一塊玉珮作爲定禮二員外收將起去了大翁對盧珍說明就把盧珍代將進來與二員外行了禮就以岳父呼之合家人皆知此事都與員外翁道喜萬事皆是個定數非人力所爲此事若非天錦染病斷也成不了

此事親事定妥韓天錦的病體全愈告辭起身直奔襄陽去了全珍館闖禍俱在下回分解

小五義第六十四回

黃花鎮小五義聚會

全珍館眾英雄相逢

且說盧珍定了親事韓天錦病體全愈下三个起身直撲奔襄陽暫且不表且說的是山西雁徐良同着關海雲龍胡小記開路鬼喬賓與艾虎分手定下在黃花鎮相會徐良叫人推着小車直奔黃花鎮而來一路之上曉行夜宿飢餐渴飲這日到了黃花鎮進了東鎮口道此裏有座飯舖字號是全珍館門口有長条桌子長条板凳開路鬼叫道哥哥兄弟咱們在此吃會子酒罷肚內覺着餓了徐良

點頭就將小車放在門外教他們就在這桌子上要吃食物件迎着門擺着个三角架子上頭搭着塊木板木板上搭着个簾子簾子上擺着饅首麩棕兒包子花饅爲的是賣力氣的苦人擔挑推車的到了就有現成吃食物件並且那邊靠着門旁有一个綠磁缸子上頭搭着塊木板板上有几个粗碗缸內是茶裏面人吃飯飲茶走了把茶葉倒在缸內兌上許多開水其名叫總茶每有苦人在外頭吃東西就飲缸內的總茶白飲不用給錢三人進了全珍館直往後走到了儘後面後堂迎面一張桌子二位謙讓

了半天胡小記迎面坐了過賣過來問要甚麼酒菜要了一盆子醋然後胡小記喬賓要酒要上等的酒席一桌不多一時羅列杯盤酒已擺齊三位暢飲正在吃酒之間忽然有一騎馬的來到見那人下了坐騎有舖中人將馬匹拉將過去此人下馬直奔裏邊來問舖中人可有雅座掌櫃的們說沒有雅座又問可有後堂回答有後堂教人家估了說可能設教他們騰一騰舖中人說那可不行全都有一個先來後到又問就是一個後堂嗎回道有个腰門那人說待我看看隔着一層欄杆那人說這也到可以出去

打馬上取出一个綠布口袋來叫他們湊了一把茶壺把
抓上茶葉把開水倒上拿了四個小茶缸兒就在腰間靠
着西邊那張八仙桌上叫過賣淨了桌面西面放了一張
椅子不多一時听外面一陣大亂一个个撒蹬离鞍有舖
中人把馬匹接將過去就在舖面前來回的遛馬有一位
相公許多從人伴當直是衆星捧月的一般但見這位相
公戴一頂白緞子一字卧雲武生公子巾走金邊卡金線
綉的是串枝蓮兩顆珍珠穿着鶯黃灯笼穗在兩肩頭上
亂擺白緞箭袖袍綉的三藍色的大朵團花五彩絲纒帶

束腰套玉环佩玉珮葱心綠襯衫青緞靴子肋下佩刀金
什件金吞口軋把峭尖雁翅勢剛刀懸于左肋細条身材
面如美玉白中透亮亮中透潤仿然是出水的桃花一般
兩道細眉一雙長目皂白分明鼻如懸胆口饗塗朱牙排
碎玉大耳垂輪細腰乍臂雙肩抱攏暗隱着一團威風殺
氣衆從人擁護着來到後邊問道在那裏烹茶哪先進來
的那從人說茶已烹好現在此處那位武生相公也往後
看了一看就在西邊八仙桌上落坐吩咐快些拿茶來好
生燥渴那人趕緊的答言是就斟出四半缸兒茶來由靴

桶兒裏掏出一把扇子來就把這茶用扇亂搨把茶搨的
可口說請相公爺吃茶徐良與胡小記說大概此人家中
不俗這是行上路還有這們大的款式呢胡小記說看着
這樣定然是不俗將把茶要往上一端听着外邊大吼了
一聲進來一人這一聲喊半懸空中打了雷相似好吒異
進來一人身高一丈開外一身皂青緞的衣服面似地皮
進門來撲奔後面說我渴哪七七冲着山西雁而來徐良
告誦過賣說你先張羅這一個料牛的身量去過賣迎出
去說你是幹甚麼的你道此人是誰原來就是霹靂鬼韓

天錦同着大官人盧珍正走黃花鎮東鎮口外說我渴了
盧珍說這是个鎮店裏面必有賣茶的咱們到裏邊去找
茶鋪韓天錦一人先就進來公子就怕他闖禍誰想還是
闖禍將進鎮店他就看見全珍錯了直往裏走嚷渴過賣
迎住問他他說渴了我要飲水過賣說門口外頭有現成
兒的你要事忙拿起來就飲也不用給錢韓天錦聽見一
扭頭他就看見那個武生相公人家那裏的茶了他只當
那個茶拿起來就飲哪過賣說是門口兒那個缸裏的茶
是天錦听錯也是過賣沒說明白事從兩來莫怪一人韓

天錦拿起人家的茶來就飲一連四碗人家焉能答應畢
竟不知怎樣鬧法且听下回分解

小五義第六十五回

樛漢子吃茶誇好

莽舅兒飲湯噴人

詩曰

真人塞其內

夫子入於機

未肯投竿起

惟歡負米歸

雪中東郭履

堂上老萊衣

讀遍夫賀倚

如君弟者稀

且說韓天錦問過賣他說外頭有現成的茶拿起就飲天
錦一看北邊是裏頭隔着一段攔杆這必是外頭了他一

看四个小茶缸四半碗茶從人才把他搨涼了他過去伸
着大手就要端茶從人一攔說你好生無禮這句話未曾
說完就被武生相公攔住打算着大个把茶飲完道个致
謝也就完了就見大个嘴又大碗又小茶又少端起來噶
的一聲幾碗茶就沒了一呷噤嘴就嚙下去大个說好嗎
又端起來一碗一連就是四碗飲完了又說好嗎轉臉要
走被武生伸手拉住說呔你這廝好生無禮天錦問怎們
無禮武生說你方才飲這茶好不好天錦說我直說好嗎
武生說好便怎樣天錦說飲好了給櫃上傳名武生說是

我的茶怎們飲好了給櫃上傳名大个說好小子武生回
答罵你哪大个說我没罵你我罵這小子哪你說外頭有
現成的拿起來就飲教人家損我一頓我就是打你个狗
娘養的過賣嚇的是渾身亂抖說大太爺等等咱們可不
許矯情我說外頭是門口外頭西邊有个綠磁缸磁缸上
有塊板板上頭有个黃砂碗拿起來就飲也不用給錢誰
叫你拿起人家的茶來飲人家豈有不說的道理天錦說
到底是你沒說明白言邊未及抓起過賣要打武生說大
个我看你有些不說禮不用欺負他來來來咱們較量較

量正說話間盧珍打外邊闖將進來隨後大官人也到原來是他們見韓天錦到黃花鎮踪跡不見直找到西頭又打西頭找回方才找到全珍館高聲嚷道哥哥要合人打架于萬可別動手連大官人也到一問怎們個緣故過賣就將所有的情由述了一遍盧珍拿好話安慰了過賣幾句說你看我罷轉頭又問了問天錦天錦說他說的不明他說外頭也沒說是那個外頭教人家損了我一頓盧珍說到這裏就是哥哥你闖禍坐着罷我過去給人陪禮去這位大哥在上小弟有禮方才我無知的哥哥得罪了

兄台看在小弟分上把尊公的茶全都飲了我們也不敢說是賠了我再給閣下斟出幾碗來亮着就是了武生連連陪笑說豈敢豈敢我倒透着小器了彼此對施一禮盧珍告退歸到東邊緊着武生相公那張桌子落坐數說了天錦幾句然後過賣過來倒給天錦陪了個禮然後要茶天錦說甚麼也敵不住人家那茶好飲盧珍一笑說哥哥還會品茶哪天錦說甚麼話哪真好飲嗎山西雁徐良說你看這個人那們大個他會沒飲過茶喬賓說看看他有多們開過眼胡小記說聽見怎麼樣別看他料半的身

量我一低腦袋他就得躺下那个武生相公倒是个朋友
說話也真通情理可就是不知道姓字名誰再聽那邊說
的話更奇怪了就說這飲茶天錦直誇這茶好盧珍說怎
們个好法天鋪說飲的嘴裏呀他那們香噴噴的苦因因
的沈都嚙的甜深深的你是淨飲過涼水沒有飲過好茶
過賣過來把你們裏頭那頂高的兩前照着那邊的樣子
烹一壺來不多一時烹了一壺來盧珍把三碗斟上過去
又讓了讓那邊武生相公頭碗遞給大官人二碗遞給天
錦然後自己端起一碗說哥哥嘗嘗這个茶怎們樣天錦
把茶端起來嚙的一聲一呿嘔嘴又一裂嘴說差不多差多
盧珍問怎們差不多呢天錦說飲的嘴裏不那們香噴噴的
不那們苦因因的盧珍說別說了教人家聽見恥笑大官
人說這茶就很好不多一時來了一個人提着一壺茶放
在桌案之上說道我家主人聽着這位俞誇獎我們這个
茶好原本是打我家鄉代來的茶葉固然此處買的茶葉
敵不住我們代來的茶葉好這是我家主人孝敬你們爺
們的些須小事望乞笑納盧珍說素不相識這如何使得
淨是韓大哥誇好教那位尊兄送過來這怎們答人家的

情哪回去見你家主人替我們道謝說畢復又冲着相公
桌上一謝大官人也就謝了一謝韓天錦就先把茶斟起
來一飲說大叔兄弟嘗嘗這茶到那到底是真好盧珍也
就點頭大官人也說好怪不得他誇獎少刻那邊武生相
公過來說飯已要齊請諸位在那邊一同着吃一杯酒罷
大官人盧珍都說不陪不陪少時我們飯也就要來了大
家兩便罷尊兄先請不多一時叫過賣來也要了一桌上
等酒席擺列杯盤盧珍與大官人俱到武生相公面前讓
了一讓復反落坐大家吃酒盧珍雖是這邊吃酒不住的

淨看着那邊武生相公但見那相公端起酒來長嘆一聲
復又放下心中如有所思從人們勸解說相公總得吃飯
怎們連酒也不飲了勉強着要了兩碟饅首讓相公吃剛
吃了半个也就放下又給要湯相公言不要了從人一定
叫過賣強要了一碗湯是木樨湯不多時湯到相公叫看
茶來漱口忽然由外面進來一人背着个袍袱一身墨綠
的衣服壯帽肋下懸刀面如熟蟹蓋一般粗眉大眼直往
裏跑進門來就嚷餓了餓了我餓了正是過賣張羅着盧
珍那邊擺齊又到後堂張羅着胡小記的酒飯徐良說你

看打外頭來了個餓的方才來了個渴的這又來了個餓的瞧他去罷過賣將出來那人已經到了後堂說餓了餓了瞧有甚麼吃的快些拿來過賣說要現成的這裏沒有外頭有現成的拿起來就吃有忙事吃了就走可巧過賣又沒說明始終又沒提門口的外頭又遇見了個渾人那人一想那欄杆裏頭是裏面欄杆外頭是外面轉身又看見武生相公那桌酒席直奔前來到桌案之前他也不管好歹就把方才端來的那碗熱湯端起來就要飲又是碗清湯也沒有油也不冒熱氣這人端起來就飲頭一口咕

嚕一聲嚇將下去燙的心腹生疼似乎這一口湯就不用飲了嘴裏又把二口湯飲在嘴內燙的嘆喲一聲一口湯噴出正噴在武生相公臉上頭巾衣服等處無一不有人家是新聞剪頭次上身湛湛新的衣服全給油了武生氣往一壯用手一指說那醜漢這是怎樣了那人哎喲半天說你說怎樣武生相公說你賠我那人說你還得賠我武生相公說我賠你甚麼那人說賠我舌頭武生相公說我的菜誰叫你端起就飲那人說那小子他叫我飲的過賣草就嚇的抖衣而戰過來分証這個禮說我叫你在門口外

頭有个三角架子上頭有个木板木板上有个饅首麵粽兒
拿起來就吃誰叫你欲人家這個來那人一聽羞惱便成
怒抓起過賣就要打裏面的三位英雄不服了開路鬼喬
賓就要出來被胡小記攔住山西雁說該這位相公倒運
飲茶犯小人吃飯又犯小人韓天錦也有了氣了怎們人
家的東西他拿起來就要吃盧珍說哥哥你別說了只許
你拿起來就飲不許人家拿起來就吃嗎那武生相公就
是泥人也有土性兒喝道那小輩不用合過賣發橫你
就是賠我的衣服那人說你就賠我舌頭衣服有價舌頭

沒價索與我也不冲着過賣說了賠舌頭罷小子隨說着
上頭一晃就是一拳武生相公一伸手接住腕子底下一
腿那人便倒復又起來裏外眾人哈哈一笑那人羞惱成
怒亮出刀來不知兩個人怎樣較且聽下回分解

小五義第六十六回

盧珍假充小義士

張英被哄錯磕頭

且說那人羞愧難當摔了個跟頭大家一笑不由氣往上一壯把刀亮將出來往前一趨對着那位武生相公就剝將下來武生相公往旁邊一閃正要拉刀那人早撲哧躺在地。上原來是盧珍趕奔前來抽後把腕子接住底下一脚那人便倒盧珍將他攙將起來說朋友你在這邊坐那人說甚麼事你把我邊個跟頭給我刀來那刀早被盧珍拏將過去遞與大官人了盧珍說朋友你別着急人將禮

義爲先樹將技葉爲圓咱們都是素不相識你們兩造裏我俱不認的天下人管天下人的事世間人管世間人的事那有袖手旁觀瞧着你們動刀的道理故此將你讓到這邊論錯是哥哥你錯了也搭着過賣沒設明白你也該想一想你也該看一看就有現成的那裏有成桌的酒席給你豫備着你也當問問再吃再飲才是知錯認錯是好朋友哥哥是你錯了不是那人說我皆因有火燒心的事我兩哥哥在監牢獄中看看待死上武昌府找人去漫了我兩個哥哥有性命之憂故此聽那小子說外邊有現成

的東西我拏起來就吃那個人既是他的東西他就應當攔我才是爲何等我飲到口中他方說是他的他還教我賠他衣服他就是賠我舌頭盧珍說你就是不論怎們急吃東西總要漫漫的不然吃下去也不受用別管怎們看在小弟的分上你過去給他賠個不是那人說你不用管了他與我賠不是我還不能答應呢盧珍說事情無論開在那裏總有個了局你方才說有要緊的事情此事不了一你也不能走依我相勸你先過去與他賠個不是別誤了你的大事那人說你住口罷趁早別說了我這人是个渾

人任憑甚麼人勸解我也不聽此時除非有一人到了他
說教我怎們辦我就怎們辦盧珍問是誰那人說除非是
我艾虎哥哥到了別者之人免開尊口盧珍暗笑自思冤
他一冤此人既認的艾虎必不是外人復又問道你怎們
認的艾虎那人說我不認的我哥哥認的盧珍更得了主
意了說你不認的艾虎你貴姓那人說我姓張我叫張英
上武昌府找艾虎哥哥與我們託情盧珍說你不用去了
這才是恰巧哪我就是艾虎匪號人稱小義士將打武昌
府往這們來你要上武昌府還要撲空了哪那人一聽趕

緊雙膝跪地說哎喲艾虎哥哥可了不得了咱們家禍從
天降盧珍說咱們無論有甚麼事情全有小弟一面承當
咱們先把這件事完了再辦咱們的家務張英說此事怎
們辦法我可不能給他賠不是盧珍說論近是咱們近你
要栽了跟頭了如同我搶了臉的一般張英說錯非是艾
虎哥哥你派着我別人誰也不行你教我磕一百頭我還
磕哪盧珍說好朋友你這少待原來大官人勸解那位武
生相公人家是百依百隨連身上噴的那些油湯盡都搽
去又打來的臉水也把臉上洗淨盧珍過去說看在小可

分上我將他說了幾句代將過來與尊公陪禮武生說屢屢
淨教兄台分心不必教他過來了盧珍隨即將他代將過
去張英說錯非我哥哥教我給你磕頭不然你給我磕頭
我還不答應呢篤氣子跪在地下磕了幾個頭人家武生
相公更通情理也就屈膝把張英攙將起來說朋友不可
計較于我盧珍也就給武生相公作了個揖拉着張英往
他們這坐位來了大官人也就給武生相公施了個禮就
奔自己的座位了盧珍聽見後面有人說此事辦的好有
個山西人說好可是好就是有點假充字號盧珍見了他

們一眼暗道這幾個人莫非是認的艾虎自己從新又與
張英說話你先坐坐咱們有現成的東西你先吃點張英
說艾虎哥哥我吞食不下盧珍說你不可叫我艾虎哥哥
我不姓艾我與艾虎是盟兄弟我代着你去找他去我有
地方找他張英一聽大吼了一聲披胸一把揪住盧珍說
你冤枉了我了你就是賠我舌頭賠我舌頭盧珍說你這
斯好不達時務用手把他腕子才住一翻張英撲哕就跪
在地下被盧公子揷住他的骹膊問他怎麼這們不通情
理忽聽見後面山西人說不用打了真正艾虎來了大官

人說好盧珍撒開他罷艾虎來了就見艾虎荒荒張張往裏就走說我看見小車我就知道你們在這裏哪一回頭看見了大官人盧珍艾虎一怔說大叔從何而至大官人說我們的事少時再告誦你你先見見你這個朋友艾虎過來與盧珍行禮盧珍說你不認的這是誰罷艾虎說不認識盧珍說這是韓二叔跟前的韓大哥艾虎說不是天錦大哥盧珍說是艾虎說只聽見說過沒見過隨即過來磕頭說小弟艾虎與哥哥磕頭天錦說起來罷小子艾虎說啣怎們哥們見面就玩笑盧珍說韓大哥不可這是歐陽叔叔的義子智叔叔的徒弟韓天錦說艾兄弟別惱我呀這是我的口頭語艾虎暗說好口頭語復又問盧大哥裏邊那位白眉毛的你不認識那是徐三叔跟前的名叫徐良外號人稱多臂熊又叫山西雁回頭把裏頭幾位叫過來與大眾見見先給徐良見這是墨花村的丁大叔徐良過來磕頭大官人問了才知是徐三哥之子又與韓天錦盧珍相見又把胡小記喬賓與丁大爺見了復又與盧珍韓天錦見了徐良問艾虎娃娃谷的事艾虎說全搬了家了白跑了一邊艾虎又問盧珍怎們同韓大哥走到一塊

了盧珍就把奉母命會同了大叔半路遇天錦打虎養病
方才搶人家茶飲的事情細說了一遍艾虎一聽淨笑大
官人說我們這到襄陽也就晚了罷艾虎你必然知道艾
虎說甚麼事大官人說你五叔到底是死了是沒死艾虎
說你老人家還不知道哪死了沒有半年也有幾個月了
並且死的苦尸骨無存這句話還未說完盧珍就哎喲我
的五叔哇就把氣挽住了大官人放聲大哭說我的五弟
呀五弟呀想不到你一旦間身歸那世去了徐良在旁邊
也是落淚艾虎也是悽慘就見那邊武生相公哎喲嘆喃

一聲摔倒在地眾家忙成一處呼喚了半天武生相公方
才悠悠氣轉大家這才把他攙將起來坐在椅子上哭的
死去活來好幾次你道這是誰這是白玉堂的姪兒白金
堂之子名叫芸生外號人稱玉面小專朱因爲他事母至
孝玉堂的那身工夫是金堂所傳芸生這身工夫是玉堂
所傳馬上步下長拳短打十八般兵刃件件皆能高來高
去躡房躍脊來無踪跡去無影響別創一格的能耐會打
賭器就是飛蝗石百發百中百無一失就是一樁五爺會
擺的西洋八寶螺絲轉絃的法子奇巧古怪的消息沒教過

芸生芸生要學五爺說惟獨這個藝業我已然是會了就算無法了古人會甚麼就死在甚麼底下的甚多故此不教何嘗不是會消息就死在會消息的底下芸生奉母命上襄陽代着些從人到了此處聽艾虎說方知叔叔的凶信不然怎們死過去了捩了眼淚過來見大官人說原來是丁叔父跪倒磕頭自通了名姓大官人一聽說這可不是外人大家見了一回禮艾虎問這位是誰張英說了自已的事情艾虎就要辭別大眾上岳州府救兩個哥哥這一段節目下回分解

小五義第六十七回

結金蘭五人同心合意 在破浦艾虎搭救賓朋

詩曰

英雄結拜聚黃花 話盡生平日已斜

五義小名垂宇宙 三綱大札貫雲霞

憑歌不屬荆卿子 談吐何須劇孟家

自此匡王扶社稷 宋皇依舊整中華

且說張英在旁邊又是氣又是恨瞧他大家見禮方知道這才是真正的艾虎哪直等到白芸生見禮已畢回到他

那邊換衣服去了原來芸生大爺來的時節就聽見人說他二叔在襄陽地面故去了故此就打家中把素服代來如今這可知道叔叔已然故去家人把包袱解將下來到全珍館把包袱解開拿出一頂青布武生巾迎面嵌白骨摘了那頂頭巾戴上這頂脫了白緞子箭袖換上青布箭袖套上灰布襖衫緊了青線線帶換了青布靴子那口刀是綠沙魚皮鞘孝家不應例代有個青布套兒把他套上復又過來與大眾說話再看芸生公子更覺着好看了俗言男要俏一身皂這品貌與五爺相似說書的一張嘴難

說兩句話那邊芸生換衣服這邊是張英告誦艾虎就把綺春園分手到家壞種訛房子坐死壞種馬大哥合我哥哥收監眾紳士歛錢買他二人不死賍官有意點頭太太的口緊馬大哥教我找你上武昌府一五一十細說了一遍艾虎一听肺都氣乍把脚一躁咬着牙說好賍官我不杀你誓不爲人胡小記喬賓也覺掛心過來打听說這就是三兄弟的胞弟嗎張英說不是張豹是我叔伯伯哥哥艾虎代着張英與大眾見了見艾虎說我可不能陪着上武昌府了我先救我兩個哥七要緊大官人說不可艾虎去

不的現在監牢獄收着你怎們去救艾虎說全憑我這一
身能耐進了監中開了獄門有一得一凡打官司的全
放將出來給他個淨牢大赦然後我奔知府衙把賍官滿
門家眷來他個乾乾淨淨方消我心頭之恨徐良說算了
兄弟你別往下說了那不是反了嗎大官人說事緩而則
圖你這孩子老是一沖的性兒我給你出個主意準保萬
全咱們大家去罷見了大人苦苦央求就說這岳州府的
知府是怎們樣罷信官親苦害黎民你兩個盟兄怎們樣
的不白之冤若是論私大人去封書或是來二指寬的帖

管保無事論官行套文書連知府都壞徐良在旁說兄弟
大叔這個主意狠是再說監牢也不易進去古人云事要
三思免了後悔一沖的性兒到了那裏救不出來豈不是
徒勞往友盧珍在旁稱善說賢弟這是個好主意你就依
計而行罷艾虎心中雖不願意有大官人的話也是敢怒
而不敢言自可委曲着答應自己內裏單有打算就是張
英心中不願意盧珍旁邊說哥七你自管放心吃你的東
西這就不用着急了監中二位哥哥準保無事張英也就
無可奈何只得勉強坐下叫過賣把後邊那一桌搬在前

面換了一個圓桌面大家團團圍住添換了許多酒菜就是芸生悶悶不樂他們那桌酒席那些從人吃用從人都都換了縞素衣服這邊大官人打所襄陽的事情又問了問丟大人的情節又提胡小記喬賓你們也不必回湘陰縣了咱們一同見大人去再說破銅網也得用人今天暫且住在此處明日起身芸生不能一路走他們有馬徐良單走他們有小車走的漫教張英回去先送信好教監中人放心安排妥協芸生叫從人出去在黃花鎮打店了大爺一瞧他們這小弟兄們芸生徐良天銷盧珍艾虎雖則

是高矮不等都是將門之後俱各虎視昂昂了大爺說我的主意你們五個人正當結義爲友上輩是陷空島的五義你們若拜了盟兄弟可稱爲是小五義這几个人無不樂從書要剪斷爲妙大家飽餐一頓就有芸生大爺的從人前來回話說店已打妥由此往西路北字號是悅來隨即這裏就把殘席撤去四張歸一連外頭推小車的飯錢也算在一處給了飯錢酒錢大家出來一直撲奔悅來店馬匹拉在馬棚小車推在上房的門口眾人進了上房夥計打臉水烹茶復又告誦夥計豫備香案張英告辭先辭

別了大官人復又辭別眾人眾人要往外相送都被艾虎攔住一人送出張英出了店外就在店門東牆垛子旁講話張英叫道艾虎哥哥你可務必要催着他們点才好哪倘若大人支書去晚我們那裏臭文一到兩個哥七性命休矣艾虎道二哥你好糊塗他們事不關心誰能等得去見大人再說大人還不知下落哪你在前邊等我咱們定一個地方相見可不準甚麼時候等他們睡熟瞞了大眾我追趕于你你說明在那裏等我張英一听歡喜非常出此東鎮口一綻地正北有個雙陽岔路可走西北的那條

路別奔東北過一個村又是正南正北的大路路東有個破廟廟牆全都坍塌此廟好認對着廟門有一棵大楊樹我在那破廟中等你說畢分手張英歡歡喜喜去了艾虎回店香案已經擺齊大家一序年庚芸生大爺霹靂鬼二爺徐良三爺盧珍行四艾虎是大老兄弟大爺頭一個燒香香点着插于香斗之內跪倒身軀磕頭已畢說過往神祇在上弟子白芸生與韓天錦徐良盧珍艾虎結義爲友愿爲生死之交倘有三心二意天厭之天厭之二爺韓天錦也是照樣將香点着插在香斗之內跪下磕了几响頭

說過往神佛記着我叫霹靂鬼大官人說沒有那們說的
說你的名字韓天錦又說不算這說的不算過往神佛記
着我叫韓天錦小名兒叫猛兒外号人稱霹靂鬼如今與
他他他隨說着拿手指着大爺三爺四爺五爺說我他
拜把子我要有狼心狗肺我是狗狼養的大官人在旁說
這都是甚麼話他可真是個渾人三爺四爺五爺三個人
論次序燒香磕頭說的言語都與大爺一樣論排行又磕
了一回頭眾人給道喜是大是小又行了禮從新打店中
要了酒飯大家暢飲了一番吃到二鼓艾虎頭一個告辭

大官人一想這孩子是個酒頭鬼怎們他會告了辭了呢
那裏知道他有他的心事大家欲畢徹下殘席內中也有
過了量的也有不欲的艾虎早就躺在東房內粧醉山西
雁把艾虎拉起來往外就走艾虎說三哥你撒我今天這
酒已過量你着我躺一會就好了徐良仍是拉着就走至
院落之中找了個避靜所在徐良說五弟你有甚麼心事
對我說來艾虎說我沒有甚麼心事徐良說老兄弟咱們
如今可就比不得先前了咱們一個頭磕在地下了有官
同作禍福共之你要有甚麼心事不對我說就虧負了

方才一拜之情不是你看着那位張二哥一走你心中不快艾虎說不是徐良說別者之人不告誦還可以你可得告誦三哥我好助你一臂之力艾虎終是怕他把話套出去告誦大官人故此咬定牙關不說徐良說我問到是理你不說我可就沒法了隨即來到屋中當着眾人徐良也不提這事情張羅大家安歇睡覺艾虎仍然還是醒着听大家的動作耗到天有四鼓看七大家都已睡熟答誦着出去走動下地先把灯燭吹滅少刻自己拿了自已的兵刃包袱繫在腰間把刀掖上出得門外一看四顧無人躡

上墻頭飄身下來這可就出來店外了一直的撲奔正東出了黃花鎮的東鎮口施展夜行術的工夫鹿伏鶴行一直的撲奔正東大路走來走去果然有个雙陽岔路一条是奔東北一条是奔西北直奔西北而來前面有个村子不肯進村恐驚村中大吠遶村而走仍然又歸了正北的大路走不上一里路就見大道的远远就望見了這棵大楊樹臨近之時在大道的東边有一破庙周圍的墻都塌陷了山門沒有了發出的旋門甕洞兒仍然還在自已打算從這個甕洞而入又相打墻這進去心中一游疑又听

裏邊有人說話一伏身軀見兩個賊人拿着張英的包裹
利刃艾虎一見肺都氣乍亮刀向前要盤張英的死活且
听下回分解

小五義第六十八回

三賊喪命惡貫滿 二人連夜奔家鄉

詩曰

爲人百藝好隨身 賭博場內莫去親
能使英雄爲下賤 解教富貴作饑貧
衣衫襤褸賓朋笑 田地消磨骨肉分
不信但看鄉黨內 眼前敗過幾多人

且說艾虎到了破廟打算會同張英連夜趕岳州府救人
不料走在此處見兩個小賊由廟中出來這兩個人一調

坎見艾虎董的聽他們咱們越吊碼頭一天到瓢把子這
來說的就是他們兩個人頭一天到他們賊頭家混事遇
孤雁兒脫條說的就是遇見一個人在廟裏睡覺揪了他
的青字福字說的就是得了他的刀合包袱留了他的張
年兒不知道瓢把子攢兒裏如何總是聽瓢把子一剛再
實不遲說的就是留了他的性命沒傷見他們這賊頭兒
聽他們賊兒一句話再殺不晚兩個人說着撲奔正西艾
虎曉的知道張英沒死進裏頭看看去又怕這兩個人小賊
去遠諒這兩個小賊生出多大事來他們必有賊頭二哥

現在此處一旦之間不能就死跟下兩個小賊找他們瓢
把子在後邊滅足潛踪兩個小賊連一點形色不知你道
張英因爲何故汲汲乎沒教他們殺了是與艾虎定妥破
廟相見張英先來到破廟看了看神象不整供桌上就有
一個泥香炉往裏一推自己躡上供桌把包袱刀摘下來
枕在頭顱之下看着上邊的神象暗暗的讚嘆人也有不
在時運中的神佛也有不在時運中的看此神象不整心
內慘懷自己嘆息着就渺渺茫茫沉沉睡去猛然間一睜
眼看見已然被人拿住二臂牢拴苦苦央求那兩個人執

意不听就把他的衣襟水裙撕去扯了兩半塞在口中把佛櫃撬起一頭兒將他壓在底下兩個人商量着才走被艾虎所着原來這西邊有個耿家屯村口外頭住着一個坐地分贓的小賊頭見此人姓馬叫馬二混外號叫草地蛇可巧打頭天來了兩個小賊這兩個小賊投奔在這裏給他作買賣也就是打櫃子套白狼這等買賣高來高去一概不會一個姓曹叫曹五一個姓姚叫姚智兩個人頭天到這天到二鼓才出去作買賣去了可巧送了個殼走了五六里地金沒遇見一個孤行客這才尋找二郎廟內

遇見張英這叫打睡虎子也皆因張英困的寔係难受了教人捆上還沒睜眼睛哪然後口中塞物壓在佛櫃底下教人拿着包袱刀走了直奔耿家屯的村口見路北黑油漆門上去叫門裏頭有人答應出來開門把門開開二人一同進去後又關閉艾虎在于後邊容他們進去這才躡上牆頭見他們一直上裏頭院去了才翻身下來直奔二門見他們一去已進上房屋中去了自己站在窗簾之前用吐津蘸在指尖之上戳了个月牙孔曲一目眇一目往裏窺探見他們這個賊頭兒長的也不威風不到四十歲

黃臉面細條身子小名叫該死的又叫倒運襖包袱打開
刀獻上去問了來歷姚智說我們今天剛到也不知你這
甚麼規矩人可拿住了沒有結果性命听你个吩咐馬二
混說我這向例要死的不留活口既是在破廟裏好極了
東南上有一个大土井極深上面有个石板蓋兒是三半
兒品成把他殺了揭開一塊兒扔在裏頭極嚴密的个地
方天氣尙早你們哥們再辛若一邊結果了他的性命也
許再有買賣今天這就是狠吉祥的事情說畢兩個人又
走艾虎早就躡出牆外暗地裏等着曹五拿着張英的刀

同着姚智出去兩個人以爲是一邊美差二人低言悄語
說着笑着直奔破廟剛進廟門就覺着脚底一絆哎哟撲
喃鏗唧一个是教訓膝蓋点住他的後腰一个是腿肚子
上教艾虎釘了一刀背先把這个搭骹膊擗腿四馬倒攢
蹄擱起口中一个緊求饒艾虎那裏肯听拗他的衣襟把
他的口塞住那一个哎哟哎哟的滿地亂滾就是站不起
來艾虎也把他捆上撕衣襟口中塞物把兩個人提在南
邊塌了的牆根底下兩個人俱都頭冲着北胸腔貼地口
中塞物言語不出艾虎拿着張英刀進廟裏頭去把張英

在佛櫃底下拉出來口中塞物拉出解了繩子張英作嘔
了半天細一看是艾虎隻膝点地說艾虎哥哥救命之恩
我是兩世爲人了只雇等你艾虎說你不用說了我盡已
知曉把捆你的那兩人我業已將他捆上你要出出氣拿
刀把他剝了張英說在那裏艾虎說在台階底下南邊場
墻那裏張英提着一口刀出去哎喲艾虎哥哥你冤苦了
我了你殺完了你又教我殺艾虎說我没殺我把他們捆
上放在那裏了張英說你來瞧來艾虎出去一看一怔說
這是甚麼人殺的又一看說他們的腦袋那裏去了張英

說你怎們倒來問我呢艾虎瞧見東南有个黑影見一晃
說不好有人隨我追來張英跟着艾虎直奔東南追那條
黑影好快從後面又遶到前面整整追了兩個灣兒始終
未追上艾虎心中納悶這個人怎們會追不上呢再看
那兩個尸首踪不見艾虎嚇了一跳拉着便走出了廟外
奔了大道直奔馬二混家中來了艾虎總思想着這個事
寔在古怪就到了賊頭的門首艾虎躡上墻去飄身下來
開了街門讓張英進來在二門那裏等候艾虎直奔裏頭
院仍然到窰櫺之外戳小孔往裏觀看也不知那賊頭往

那裏去了屋裏連一個人影兒皆無就見包袱仍然在那裏放着艾虎進來把包袱拿上轉頭出來將到屋門就見打房上吊下一宗物件把艾虎嚇了一跳艾爺往後一抽身細細一看原來是打房上摔下一个人來艾虎細一瞧原來是那個賊頭見艾虎一擰身躡在院落之中先往房上一看再一低頭細看馬二混週身並無別傷惟有脖頸之下津津的冒血艾虎說奇怪走到二門把包袱交給張英說急速快走罷此處有高人隨即出了街門二人奔正北張英問院子裏面方才撲哧一聲响是甚麼緣故艾虎

說此處必有高明人你是不董方才就是廟裏這個事就奇怪狠並且上賊的家裏去那個死賊打房上吊下來又不知是怎們個緣故絕不是鬼必有高明人看見咱們咱們沒有看見人家我是沒有工夫我要有工夫必在此處仿仿這個人可惜有一點不到這個死尸扔在院子裏本地面官担架的住嗎張英說依你怎樣艾虎說依我商村口又遠又是孤零零的一處房子放把火給他一燒就算沒了事了張英說你說的後頭了你看那火起來了艾虎回頭一看果然烈焰騰空火光大作艾虎說這更是行家

了隨說隨走到了第二天用了早飯晚飯直到二鼓才到張家庄直奔張豹的家中張英叫門裏面有人出來見了艾虎俱都歡喜隨往走着艾虎打听張馬的官司家人告誦全好這裏有眾紳士財主舖戶攢湊的銀錢甚多就是不能買二位的活命艾虎說我來就得了家人給豫備酒飯家人也都知道艾虎的脾氣就是好飲有張英陪着整整飲了多半夜次日吃了早飯自己隻身一人教木家給借來了一套買賣人的衣服穿戴起來備了張英有家人告誦明白道路艾小爺出了張家庄的門首進了城門打聽着監牢的地方就在知府衙門的西邊看見纒纒的所在直到監門見橫担着一條鉄練那門見是半掩半開艾虎直到門前把着門往裏一看不料被人一把抓住小爺一驚不知怎樣下回分解

天
地
人
三
才
圖
說

<p>天 地 人 三 才 圖 說</p>		
--	--	--

所
圖
書
印

